

老家

崔建华

“你老家哪里的？”

城里不比乡里，大家相互都不知根、不知底，见面一寒暄，就常被问来路，好像遇上了战争电影里的哨兵，一边拉着枪栓还一边大吼：“站住！你哪一部分的？”

兄弟，我老家，蓝江的。

蓝江没有江，她是条小溪。最宽处不过一丈，最窄处可一跃而过。但即便是如此的潺潺细流，清末以来却在沿线不足五公里的范围内，诞生了唐训方（清同治时期安徽巡抚、署理湖北巡抚）、萧石月（中共早期革命家、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、革命烈士）、萧同兹（国民党中常委、民国中央通讯社首任社长）、吴基传（原邮电部长、信息产业部部长）等一众名流，鼎盛人文令后人不能不叹为观止！

但，这并非自己脑海里故乡的样子。我印象中故乡的样子，更像是海子写的诗：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”

咱都是凡夫俗子，毕竟要食人间烟火，要面包、要爱情、要房、要车、要上网……所以，我们如过江之鲫一般涌向城里，只为向往更好的生活！

城里的好是我从小就知道的，这都源于我的儿时好友、比我大两岁的小明。他一直也怀着这

样的梦——去城里！接他爸的班！他爸是城里的工人，每个周末都会骑着“鲲鹏”牌的二八自行车回来，老远就可以看到他爸那潇洒劲健的身影。我一直挺羡慕他们家的，因为他爸每次回来都会给他带好吃的。他们家还有个好大的四合院，中间的天井铺着平整的青石，摆着一盆常年葱茏的兰花，门口还有棵挺直的大梨树。我平生吃的第一个梨，就是他家那棵梨树上结的，甘之如饴。村子里第一台电视机，黑白的，也是他们家的，几乎就是村子里男女老少的欢乐源泉……

但我更羡慕他的，是因为他有个漂亮的女朋友。那是四邻八乡最漂亮的妹子，早就被女方家人托人说了媒，说将来要嫁给他做老婆。

我那时还在上初中，虽然对爱情一无所知，但心底里还是泛着一股莫名的醋意，酸溜溜地自问着：“怎么好事都让他占全了呢？”

可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风云突变。他竟然还没有等到十八岁能够接班的年纪，他爸的厂子就突然倒闭了，他爸成了下岗工人。紧接着，他妈又急又气竟然就瘫痪在床……

那时的同龄年轻人都踏上了去广东沿海打工挣钱的长途汽

车，但他依然守在那个四合院里，盼望着父亲的厂子出现奇迹。静静等待着，年复一年……

慢慢地，那个四邻八乡最漂亮的妹子就再也未在他家出现过了，成了大龄青年的他忽然在某天就变得痴痴呆呆、喃喃自语起来：“我要去城里，我要去接班，我要她回来……”

在父亲的白眼、母亲的泪水和兄妹的无奈中，昔日令人羡慕的他，竟在某个寒冷的冬夜偷偷喝下了一整瓶的剧毒“甲胺磷”农药……

而村人都把他的死归结于那个四邻八乡最漂亮的女人，说她如果留在他的身边，他肯定不会去寻短见……

哈菲兹说：“爱情之路遥远漫长/你永远看不到尽头/为了达到你的目的/要把生命置之脑后。”我那儿时的伙伴，就真的这样把生命置之于脑后了！

我忽然想起他，想起那个当年乖巧的少年，仍然站在四合院前的梨树下，白花花的梨花开得正灿烂……

“你老家哪里的？”我老家？我老家的房子、他老家的房子，如今都已破败不堪，人们都四散在城里，老家房前的路都被荒草爬满。我只能在城里拥挤的商品房里，莫名其妙地突然怀念他！

如果有台直达天堂的电梯

阳莲花

五一期间,偶然间听到岳云鹏的一首歌《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》,平淡的旋律,质朴的文字,琐碎的故事,彻底被他扎了心,想起自己远在天堂的父亲,回忆起点点滴滴,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泻下来……

说真的,对于父亲,很多年我一直心生埋怨,怨其不争,没“本事”,导致我缺乏一个完整幸福的童年,拥有一个不敢肆意逐梦的青少年。我常想,如果不是家境所迫,如果不是他逼我读中专,我如愿去读高中考大学,我的人生会不会彻底改变?

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,他学习优异,曾被评为“学习标兵”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并发言。这是他引以为傲的,曾多次跟我提及。他写得一手好字,小时候,过春节或村子里有人办红白喜事,常有人找父亲写对联。他又拉一手好二胡,是当时学校宣传队的骨干之一。只可惜处在那个动荡的时期,没有深造机会,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,父亲曾当过一阵子代课教师,但因种种原因,最终被人替了下来。与母亲结婚后,父亲尝试过很多角色,当农民、做小生意、开旅馆、搞餐饮、干砖厂。但因为人豪爽,不善精打细算,屡屡受挫。终于,他的婚姻陷入了困境。在我8岁那年,父母离异,母亲带走了妹妹。此后,父亲更是诸事不顺,负债累累,最后,父亲带着我回到了乡下老家。然而,父亲并不是一个农业好手。他做事越来越拖拖沓沓,效率一点也不高,一年忙个不停,收成并不好。

读初中时,我住校,一周回家一次,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都会走上八九里的山路来学校看我,给我送米送菜。每当听到老师对我的赞扬,就是他最快乐幸福的时光。初三时,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,写自己的父母,我当时写的是《我的爸爸》,老师给了我有史以来最高分,并当堂范读。台下的我两眼微红,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。

师范毕业后,我参加了工作,早早结了婚。见父母还彼此牵挂,在我们姐妹的劝和下,他们又走到了一起。可好景不长,没两年,母亲暴病,被送往附一医院抢救。母亲在ICU重症监护室抢救期间,我一直瞒着在家的父亲,说她情况在慢慢好转,直到最后我们用氧气袋、坐救护车运回了奄奄一息的母亲。车还没进村子,老远就看见父亲一路狂奔过来,像个妇人一样嚎啕大哭,喃喃说:“达英,我们回家了,我们回家了!不用怕,不用怕,我们会好起来的!我们会好起来的!”母亲走后的“头七”晚上,传说人离世此时魂灵未散,会再回家来与亲人团聚。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,温和地对我说:“孩子,这几天你辛苦了,早点睡吧,我在堂屋里待一阵子,想最后看看你娘回来的样子。”我当时听了,心如刀割。母亲走后,父亲两三年间迅速苍老不少,两鬓白发增添了许多,酗酒抽烟更为凶猛,身体是一年不济一年。我和妹妹多次劝他戒烟戒酒或者少抽少喝,可他就是执意不听。他又不愿跟我们一起生活,一个人孤零零住在那个偏僻的村子里。没多久,由于烟酒过度引发肺癌,他也撒手归西。

说来惭愧,父亲走后,我猛然发觉,我的相册中竟没有一张成年后与父亲的合影,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。数年来,我将诸多亲朋好友的照片视为珍宝收藏,却偏偏忽视了自己身边这个最最亲密、给自己带来生命的老男人。我深深地自责:那些年,我是不是太少给予他关爱?虽然我给了他物质上一些照顾,可我从未走进他的精神世界。想起他对我的付出,我真的是不能原谅自己。在衡阳读师范时,有一阵子,父亲在城里做工,有一次,他特意和一个工友来看我,给我送生活费,为了省五角钱的公交费,他竟然走了十几里的路。见了面没说上几句话,我匆匆打发他走。当时令我难堪的是,父亲如此颓废苍老,竟让同学误以为是我的爷爷,说有个“老头”找我。我结婚后,父亲每隔一阵子,就会来看我们,捎来一些家里的土特产:土鸡土鸭、蛋类,自家塘里鱼虾、豆类、蔬菜等。有什么好吃的,第一个想到我们。每逢我生日,他总是惦记为我做点什么,送点什么。而我对他的生日,却总是不上心,数次都是他人提醒。

想起我跟他短短二十几年的缘分,我真想把时钟回拨,穿越到与他相处的每一个瞬间,每一个时刻,静静享受我们父女在一起的温情美好时光。龙应台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是的,爸爸,你已经把我落下长长的、长长的一段路,让我迷失在苍茫的岁月河流中。

“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,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……可惜没有直达天堂的电梯,只有那片回不去的土地,还有我最后一个问题:能不能来世再继续?”一遍又一遍单曲循环这首歌,我泪如泉涌……

沉重的稿费单

胡剑英

邮递员欧阳突然来电说,到了一张稿费单,嘿,这次不少,有三百块呢!

“还是让隔壁手机店的老板娘帮我签收吧!”我躲开单位营业厅监控,到面签室回话。

“今天她没开门。”

我打老妈手机,她在买菜;我打妻子电话,她也在上班中。

唉,还是以前自己开店的日子好过,赚钱虽不多,身心很自由。我真有点怨恨家人把我逼上梁山了。

叫邮递员稍等,我打了父亲电话,旋即又后悔了。

父亲患肺癌,在家里养病。他每天熬草药喝,只能勉强吃几口饭菜,一只脚也肿得厉害,已不能下楼散步。

我掏出手机,要父亲别下楼

帮我拿稿费单了,迟几天取也没事的。可父亲声音低沉地说,已经签收收回屋里。

我仿佛看见,父亲一手拄着龙头拐杖,一手扶着黑色铁栏杆,一步一步曳着双腿移下楼去,在烈日下,颤颤巍巍签下儿子的姓名。我仿佛看到邻舍们惊讶、惋惜的样子:原先这人多么健旺哟!病魔将他摧残得好厉害!

我有些自责:为了区区三百元汇单,万一父亲有个闪失怎么办?

我下班赶回家,幸好父亲无事,告诉我稿费单用铁夹子夹在画历上了。老妈和妻子表扬我又中一篇,可喜可贺。父亲却仍看他的电视,似乎无动于衷。

对父亲这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,我已满足。以前他不希望我多

看闲书,怕费了电,伤了眼。他说:上班就好好上班,还看什么劳什子书呢?越看越不懂人情世故,成书呆子一个。至于上报发表东西,是那么的容易的?

没想到,我发在家族群中的样报,父亲都读过。有一次他问我妹夫:剑何子写的《妹夫送报》一文可是真的,你真在送报纸?他对他来看望他的亲戚朋友夸耀说:我崽仔子近年发表了好多文章呢!他只读了高中,自己晓得努力呢!

如今,父亲去世了,责任落在我肩上。我余悲未尽,每天早出晚归,有时感到疲惫、孤独,电脑久未开启,诗文创作陷入低谷。清夜独起,我默默望着镜框中一脸严肃的父亲,我关掉电视,放下手机,回到自己屋子,重拾读书写作……为了父亲,也为了自己!